

桃花潭水 / 著

# 唐诗是一曲风流3

## 元稹诗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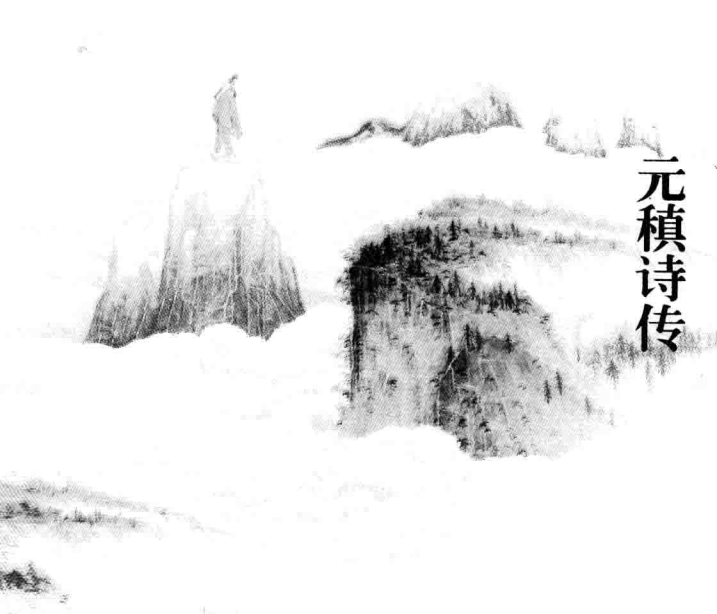
唐朝历史上最多情的诗人

曾经沧海难为水，  
除却巫山不是云。  
取次花丛懒回顾，  
半缘修道半缘君。  
寻常百种花齐发，  
偏摘梨花与白人。  
今日江头两三树，  
可怜和叶度残春。

时事出版社

# 唐诗是一曲风流

桃花潭水 / 著



元稹诗传

时事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诗是一曲风流.3,元稹诗传 / 桃花潭水著. — 北京:  
时事出版社, 2015.1

ISBN 978-7-80232-797-9

I. ①唐… II. ①桃… III. ①元稹(779~831)- 传记  
②元稹(779~831)- 唐诗 - 诗歌欣赏 IV. ① K825.6 ② 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282228 号

出版发行: 时事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

邮 编: 100081

发行热线: (010)88547590 88547591

读者服务部: (010)88547595

传 真: (010)88547592

电子邮箱: shishichubanshe@sina.com

网 址: www.shishishe.com

印 刷: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
---

开本: 880×1230 1/32 印张: 8 字数: 139 千字

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9.8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)

## 序言

站在历史长河的此端，回首望去，有一位清癯老人，吟唱着“取次花丛懒回顾，半缘修道半缘君”。待定睛一看，原是那位痴情才子元稹是也。他迤邐而来，脚下朵朵莲花次第盛开。

无论后人是以多情才子薄情郎来评价这位诗人，还是以几度高升、几度受贬来定位这位人臣，都无可厚非。过往的历史人物，他们的功过，本就不需要后人来加以评说。无论怎样，元稹这位以《莺莺传》而声名鹊起的才子，他的一生从他降临这个人世的那一刻起，便注定是一个传奇。

他自幼便喜文弄墨，博览群书。8岁父亲离世，母亲亲授书传。15岁及第，从此走上读书做官的入仕之路。那时的他，还是一个天真烂漫的翩翩少年，胸中自是抱着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伟大宏愿。未经世事的他岂会知晓，前路漫漫，凶险密布。

年少的他写过“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”，腹中才略早已让人惊叹。26岁时更是写出了轰动文坛的佳作《莺莺传》。无论在当时文人墨客争相传颂和效仿，还是即使是岁月淹没了历史的尘埃，这部著作也是经久不衰的上上之作，显示着它熠熠生辉的生命力。

几度风雨几度春秋，在人生的希望与失望交替之间，他亦在宦海的沉浮中颠沛流离。元稹的一生可谓一波三折，就像一艘船，在驶往梦想彼岸

的途中，早已是身心俱疲。但在暴风雨后，茫茫水域风帆依然高举，乘风破浪，一往无前。

元稹在仕途上，曾五受诬陷五遭贬斥，可以说他的仕途是在不断地冤屈中度过的。他曾位居丞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；也曾被贬偏远之地，受尽劳苦。但无论处于怎样的地位，这位一心想要报效国家的唐才子，从未改变过自己的初心：精忠报国。这样的元稹，他的心迹唯有他的那首诗可以表白一二：“荷叶水上生，团团水中住。泻水置叶中，君看不相污”。

即使仕途坎坷，元稹也有让他宽慰浮生的良人。那便是让他怀念一生的妻子韦丛，她的贤良、体贴，使元稹在她离世之后，为她写下了一系列感人至深的情诗，流传千古。浮生若梦，得此良人，岂不足够，若有来生，定要长长久久。而今生只有“唯将终夜长开眼，报答平生未展眉”了。

大和五年（公元831年），年仅53岁的元稹，卒于岳州（今湖南省岳阳市）。他带着一颗被现实打击得破碎的心驾鹤西去。一代传奇就此落幕，只是这世间再无口生莲花般的唐才子元稹了。



目  
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旭日初升

第一节 慈父见背家道中落 / 003

第二节 喜文弄墨腹有诗书 / 011

第三节 投亲靠友壮志初萌 / 018

第二章 初涉世事

第一节 明经及第年少轻狂 / 029

第二节 烟柳朦胧管儿情重 / 037

第三节 一传莺莺传唱至今 / 046

第三章 琴瑟在御

第一节 任职教书入仕为官 / 057

第二节 愿得一人白首不离 / 065

第三节 韦丛贤妻琴瑟相和 / 073

#### 第四章 凤毛渐露

- 第一节 状元及第选在君侧 / 087
- 第二节 锋芒太盛首遭贬谪 / 095
- 第三节 一晌贪欢犹忘异客 / 103

#### 第五章 情爱离殇

- 第一节 再贬洛阳前路渺茫 / 115
- 第二节 贬谪途中至亲离殇 / 123
- 第三节 梦里寻觅若有来生 / 131

#### 第六章 酒逢知己

- 第一节 得罪权贵三遭左迁 / 143
  - 第二节 因缘际会知己远送 / 151
  - 第三节 钟期伯牙高山流水 / 158
- 

## 第七章 仕途坎坷

第一节 远赴淮西平息叛乱 / 171

第二节 仰天长啸启程回京 / 179

第三节 赋闲虢州生如野花 / 184

## 第八章 再被重用

第一节 出任翰林盼展抱负 / 193

第二节 惨遭算计任职侍郎 / 201

第三节 一朝为相富贵易散 / 208

## 第九章 传奇落幕

第一节 外贬武昌再遭诬陷 / 219

第二节 半世飘摇心似枯木 / 226

第三节 卒于公案浮生若梦 / 235

后记 / 245

# 第一章

## 旭日初升





## 第一节

### 慈父见背家道中落

每一段传奇，都从俯瞰一座城市开始。长安城，这座在终南山脚下熠熠生辉的明珠，如同一颗眼睛落在中原大地，静静守望着浮世百态、人间悲喜。皇帝、武将、文人、歌姬，伴随着叮咚作响的酒杯，他们的故事缠绕住多少不甘寂寞的灵魂，岁月流转，情味依旧。元稹的传奇，也从这座长安城开始。

安史之乱之后，昔日强盛的李唐王朝开始走向没落之途，至于这场祸乱纠葛的原因，与其说是权臣谋逆导致的举国之乱，不如说在奢华糜烂的王朝背后，党羽之争如同一颗毒瘤，早已腐蚀着朝廷的根基。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唐王朝，如今已是劣迹斑斑，风雨飘摇，内忧外患，民不聊生。

即便如此，朝野上下，官员们仍沉浸在盛世王朝的美梦之

中，他们贪图享乐，不问政事，将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交于美酒舞姬。觥筹交错之中、醉眼朦胧之际，权力的游戏不断上演，戏码却是那些无辜的黎民百姓。为人臣子，他们已然不知身处何地，不知责任为何。

对于安史之乱，他们不觉得是朝廷的不祥之兆，只以为那是刁民之举，乌合之众而已，不值一提。那种走向衰落的危机感，亦丝毫没有在官员心中荡起涟漪，他们依然悠哉乐哉，在花鸟虫鱼中消遣着士大夫的情怀——这其中就包括元氏家族。

元氏一族的祖先是鲜卑族，姓拓跋氏，自魏建立之后，家族将姓氏改为元，虽然在北周年间，家族一度将姓氏改回为拓跋氏，但从隋朝开始，家族正式将元作为自己的姓氏，并世代传承。自随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，元家便一直生活在这里。

说起元氏家族，在朝廷里也算得上是首屈一指，家族绵延百年，人才辈出，从后魏开始，历经北周、隋朝，到如今的唐朝，元家子弟入朝为官者不计其数，上到尚书、侍郎，下到刺史、县令，鸿儒俊彦，皆出元门。可以说，元氏一脉在当时算得上是名门望族，不可小觑。

元府当时所居的庭院，位于靖安坊的西北隅，此座庭院历史悠久，是隋朝时，时任兵部尚书平昌郡公元岩出兵有功，皇帝御赐此地作为犒赏。庭院大气磅礴，又不失幽微之趣，一条

曲折的小溪贯穿南北，两边满是花草树木，既有偌大的古槐遮阳蔽日，又有数种花草布满院落。树荫蝉鸣、流水花香，元家人便在这安适的小天地中过着富裕而悠闲的生活。

中唐时期，这里便是元宽和弟弟元宵的府宅，元宽当时在朝廷任舒王府长史，而弟弟则任侍御史，两人虽然官位不高，但是依靠雄厚的世家基业与家族势力，依然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。

公元 779 年，正值春风得意的元宽，却是喜忧参半：忧的是唐代宗李豫御驾归西，长子李适登基，新主登基，根基未稳，朝臣们要么趁机结党营私、卖官鬻爵，要么忙着歌功颂德，以求得宠，原本风雨飘摇的朝廷更加令人忧心；喜是就在同年，年近五旬的元宽，终于老来得子，这个姗姗来迟的男婴便是本书的主人公——元稹。

元稹的降生对于元家来说本是大好之事，衣食无忧的世家，自然是希望家族人丁兴旺，子嗣绵延。虽然时局有些混乱，但父亲元宽坚信这只是一时之乱，官兵自会平定，因此怀抱着呱呱坠地的元稹，元宽不禁喜出望外，虽然在元稹之前，他已经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了，但是论才华和潜质，这些儿女都让元宽不甚满意。小儿子眼眸明亮，漆如寒星，五官又和他极其相似，欣喜之余，元宽也对他寄予厚望。

按照曾祖的排序，元稹排行第九，虽然排行最小，但是父亲对他的爱却是不言而喻的，空闲之时，元宽便常伴元稹左右，或与他在府中嬉戏玩耍，释放孩童贪玩的天性，或带他游览城中景色，教会他捕捉自然之美。总之，对于元稹，元宽是关心备至，宠爱有加。

闲来无事时，元宽常把元稹揽入怀中，与他讲述家族的光辉历史，比如祖上曾常伴帝王左右，权倾朝野，位极人臣；比如自己出入宫内的所闻所见，所感所想，面对这个不谙世事的稚子，他似乎要把自己这些年来所有的经历和感悟都传授给他。

元家虽是衣食无忧，但是元宽在朝廷里却过得不尽如人意：新皇继位，朝野动荡，原先依附旧主的官员以各种理由相继被贬，原本身为舒王府长史的元宽也岌岌可危，只因他所依附的几位官员都被新党倾轧，或贬或撤，元宽也无故受到牵连。

老谋深算的元宽顿时慌了手脚，依靠祖上基业和自己苦心经营的官位，瞬间就可能付诸东流，今后何以安身立命，已过不惑之年的元宽却不得而知，只徒有一声声叹息而已。

元宽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，不久，朝廷便以整顿之名对元宽进行了降级处理。其实，如不看在元家世代为朝廷效力的缘

故，他甚至可能会被撤职流放，所以对于这样的处理，元宽也只能默默地接受了。

受到这样的处理，元宽心绪愁苦，终日眉头紧皱、郁郁寡欢，元稹看到父亲不似往日那般宽厚温和，便撒娇似地扑到父亲怀里，试图揣度他的心事。元宽看着他最为疼惜的儿子，用手轻抚着元稹的头，告诉他要忘了自己曾对他说的陈年旧事。

元稹心中不解，为何父亲原先要自己铭记在心的事情，现在便要自己忘记，此前元稹还在为自己家族的历史骄傲不已，如今父亲的话让他好生疑惑。

眼看着面前最让他心疼的儿子元稹，元宽心里百感交集，原本自己就是宦海之中一粒细沙，千淘万漉皆不由他，原以为随波逐流就可以保全自身，如今朝野暗流涌动，连他这样卑微的官职亦不能不受到冲击，贬官之后，如何东山再起，全家老小的生活如何应对，无不令他焦头烂额。

虽然父亲此时万分忧虑，但是在元稹心目中，早已把自己当成衣食无忧的世家子弟了，事实上，他自出生以来，便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，由于家里世代官宦，元家享受朝廷恩惠的诸多特权，元府不用交税，族人也不用服兵役，所以对于那时的元稹来说，生活的压力犹如天边的乌云，他只是遥遥观望而已。

坐拥如此显赫的家庭背景，还有父亲的耳濡目染，元稹的心中渐渐产生了远大的志向，他勤奋苦读，钻研经典，希望像父亲和叔父那样，通过科举考试，一举成名，入仕为官，光宗耀祖。

但此时的朝廷，却和元稹想象中的天堂判若两样，在元稹所成长的7年之间，朝廷内外混乱不堪，民间叛乱此起彼伏，几年间平定了李希烈、王武俊等十余起叛乱，社会动荡不安，这也使元稹一家发生了巨变。

贞元二年（公元786年），元稹的叔父元宵因病去世，此事让元宽痛不欲生、心灰意冷。他预感到整个家族将就此落寞。一向坚强的元宽就此病倒，虽然他心中仍有层层忧虑，无奈大势已去，即便他耗尽全身气力，也终究无法挽回，数月后，元宽在家中与世长辞。原本已经在蔡州出任汝阳尉的伯兄元沂，因为当地叛乱，无法回家奔丧，而历史上也没有关于此人更多的记载，也许已经死在当时的战乱之中了。

半年之内连失两大支柱，这彻底击垮了元家的老老小小，这意味着他们不仅要承受接连丧失亲人的剧痛，而且也要面对家里的经济来源被彻底切断的现状，元家老小的生活从此将无依无靠，从天堂坠入地狱。和元稹一样，这样的遭遇令他们始料未及。

元宽、元宵家中内人未曾料到他们的夫君就这样撒手西去，更没有想过百年家族会就此衰落，她们终日郁郁寡欢，家里的开支也是一省再省，无奈府中人多口杂，每月还是要消耗一大笔开支。

有人提出要外出经商赚钱，但是想到外面时局动荡，兵荒马乱，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。无奈，家里的妇女都把自己的金银首饰卖掉，以换取散碎银两，最后，不得已清退了所有奴婢杂役，一家人才得以苟延残喘地活着。从富有到没落，元家上下苦不堪言。

此时的元稹，还无法从失去父亲的阴影中解脱。自记事以来，父亲便是他的精神楷模、他的理想典范。面对父亲的离世，元稹心中原本高远的天空瞬间崩塌，父亲和叔父的音容笑貌，如今只能在梦中与之交汇，而那个考取功名的理想，也与他渐行渐远……

对于这个从小生活在富足与幻想中的孩子来说，家族落寞的事实，无疑让他难以接受，之前所有自己勾勒的那些美好憧憬，如今似乎都化为泡影了。他一直对父亲充满了感激与怀念，以至于后来他在为姐姐编写墓志铭的时候，也带上了对父亲那种深深的眷恋，令后人读之黯然。

元稹的童年是不幸的。只是年幼的他还未能洞穿世间百态